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十月廿九

江都史话

仙女庙镇名知多少

柏 涛

清咸丰时，文臣雷以諴受命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，长期驻扎扬州仙女庙，曾写过一篇《仙女庙碑记》。开篇云：“江都（指扬州）东三十里有仙女庙，凡客贾大夫舟楫东行，必过其门，临河数十家，亦自成市。询问土人，则曰此地原名蔡家庄，及询仙女之姓氏并生长于何代，则不可知也。”

仙女庙和蔡家庄都是仙女镇早先的地名。古人依水而居，因水而兴，一条河流出一座城、一个集镇。早在汉文帝时，吴王刘濞开邗沟，又叫运盐河，经过仙女镇。两岸开始有先民生息，逐渐形成村庄，名叫蔡家庄。经过五百年，人口渐密，当时，庄子上发生了一件事，说是有一个女子成仙了。在封建社会，仙神类故事最吸引眼球，此事很快报告到晋康帝那里。

刚刚登基的晋康帝见此报告后大喜，以为是“中兴之瑞”，于是一道圣旨“以其地立庙”。《圣母帖》也记有“诏于其所，置仙宫观”。这便是仙女庙的发端，不过庙名开始并不叫仙女庙，而是叫仙宫观。

仙宫观究竟在哪里？日本和尚圆仁所著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一书，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（847年），对入唐旅途地名记叙十分详细。记有“七月廿四日申时到宜陵馆，廿五日寅时发去……巳时到仙宫观，直行不休，未时到禅智桥东侧停留。”船从宜陵到扬州共四个时辰，到仙宫观要二个时辰，可见仙宫观在扬州与宜陵中间，无疑就是现在仙女镇的位置。

在苏北，祭祀东陵圣母的祠庙并非一处，历史上曾叫仙宫观的却只有扬州仙女庙一家。仙宫观有其独特之处。据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扬州东陵圣母庙主女道士康紫霞侍奉圣母多年，一旦白日飞升，化为白龙而去。”这样，仙宫观又增加了一名仙女，仙宫观祀奉杜、康二位仙女，名字也变成了仙女庙。有些志书上还称其为“康紫霞庙”。

仙宫观建于运盐河北岸的塘子湾，当年应是荒郊之地，香火却旺盛，传说有种种灵验。于是，唐僧怀素来了，景仰之余，大笔一挥，留下千古墨宝《圣母帖》；宋三朝元老扬州知府韩琦带领一班官员求雨来了，“按《扬州志》，有韩魏公在庙祷雨谢雨文”（见雷以諴《仙女庙碑文》）。元大德五年（1301年），仙女庙扩大规模进行重建。明代，镇境米木业兴起，过境船家客贾大夫来了，烧香祈祷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清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，皇帝敕封来了，杜仙加“灵感”二字，康仙加“广庇”二字，同时又进行重建，规模超前。唐宋元明清，仙女庙的名声越来越大，于是庙名逐步替代原庄名。

据雍正《扬州府志》载：“江都都里，嘉靖间分十区辖有十八里。曰在城区……艾菱区（领仙女乡、湾头镇、邵伯镇）……顾家区（领上中岸、里官场、陈家沙、蔡家庄、大桥镇）。”其时，运盐河北是仙女乡，因仙女庙在运盐河北，所以衍生出仙女乡地名，河南是顾家区蔡家庄。从明代到清初，仙女乡与蔡家庄是同时存在的，这时，仙女庙还未能完全替代蔡家庄。

到乾隆年间，仙女庙镇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重修《乾隆江都县志》，卷三镇市题目下载有：“仙女庙镇：在县东北三十里，有古女道士康紫霞庙，镇因以名，沿运盐河北岸，西临人字河，北与甘泉县分界。”当时的仙女庙镇在运盐河北，河南还是蔡家庄。

随着米木业的发展，从镇西到镇东设有五个摆渡，乾隆年间建三元桥，使运盐河南北变通途。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修《江都县续志》，卷三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芒稻闸官署在仙女庙。”芒稻闸在芒稻河西、运盐河南，此时仙女庙已完全代替了蔡家庄的地名。

康熙三年（1662年），仙女庙镇西开挖人字河，将芒稻河一分为二，形成一个川字形，故仙女镇又有龙川、白龙川的别名。本来民间就有八九种仙女庙的神话传说，龙川的神话更增添了仙女镇的传奇色彩。

1912年，仙女庙属仙女市，为第四区区公所所在地。1934年，仙女庙分为两镇一乡，即仙女镇、龙川镇、七闸乡。

1949年1月23日，仙女庙镇解放，改名叫仙女镇，隶属江都县仙女区。1956年3月，龙川乡和七闸乡合并为江桥乡。1958年9月23日，仙女镇和江桥乡、砖桥乡合并，建立仙女人民公社，1966年5月8日，仙女镇改名为江都镇，2005年5月，江都镇与双沟镇合并，改为现名仙女镇。

从吴王刘濞开邗沟到如今，屈指算来，仙女镇已有2200年的历史。仙女镇名多姿多彩的演变史，是仙女镇历史进程的见证，是仙女镇人民拼搏奋斗、高歌猛进的赞歌。

乡土风情

邵伯湖畔观候鸟

刘 干

邵伯湖又名棠湖，是扬州重要的自然湿地之一，也是候鸟越冬的天堂。立冬以后，大批候鸟陆续从北方飞来，在邵伯湖停留越冬。一个周末，我驱车来到邵伯湖，漫步湖畔观鸟。

首批抵达的池鹭、苍鹭、秋沙鸭等，一边觅食，一边在草丛中警觉地昂首踱步。这情景让我想起年少时，常与同伴在湖畔湿地玩水、捉泥鳅、抓螃蟹、掏莲藕，见惯了盘旋于空中的东方白鹳，河边站立的鹗、鸻、水雉，或是起伏于水面的花脸鸭，它们临水照影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邵伯湖由江都、邗江和高邮三区县共管，却陷入了“三不管”的局面，因沿湖百姓大量投肥养殖，导致水体受到严重污染，刺鼻的气味让路人无不掩鼻，鸟儿也逐渐减少。水质的恶化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，市政府协调三方，大力实施退企、退养、退耕、还林“三退一还”工程，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，很快，一湖清水重现。

一度近乎销声匿迹的鸟类，如遗鸥、黄胸鹀、黑脸琵鹭、白琵鹭、阿穆尔隼等又飞回来了，还带回了燕鸻、东方鸻、斑头雁、白腰杓鹬、北红尾鸲等珍贵鸟类一起觅食越冬。更让我惊奇的是，多年不见的震旦雅雀、小天鹅、雪雁等也造访邵伯湖，它们不时朝对方伸头引颈，似乎在呢喃耳语，赞美这里优美环境。

一位老渔民告诉我，近年来，邵伯湖优美的环境、良好的生态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来此越冬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大自然的馈赠。

立冬以后，是观赏候鸟的最佳时期，爱鸟人士慕名从南京、苏州、无锡、镇江等地赶到邵伯湖观鸟、拍鸟。

这时，一叶小渔舟朝岸边划来，几只白鹭在渔舟上空盘旋，不停地鸣叫，似乎在向渔翁宣告自己的领地。不一会儿，它们落在湖畔树梢上，成为夕阳帷幕上跳动的倩影。摄影师们立刻将“长枪短炮”对准它们，记录下这一美丽的瞬间。我特意绕到树下，想把自己嵌入摄影师的构图，织进这幅美妙的画卷。

离开邵伯湖时，夕阳余晖尽洒湖面，耳畔又传来啁啁啾啾的鸟鸣声，快乐的鸟们奏响了一曲充满生命力的生态之歌。

童年记忆

鸡脚枣儿

卞阿根

我家老祖屋后的篾竹园里，长有两棵鸡脚枣儿树。它们之间相距约6米，树干直径有30厘米，一棵6米多高，一棵7米多高。每年一开春，生出新芽不久，枝繁叶茂，遮盖了一部分竹园。开花后树枝上结满了鸡脚枣儿，到秋天成熟了，吃在嘴里水分多，甜蜜蜜的。

鸡脚枣儿果实，也叫拐枣、万寿果。鸡脚枣儿树约4月初发芽，叶子长到一定程度后，便开出黄绿色花朵，花瓣椭圆形。4月底5月初，花谢后结出青色果实，起先呈圆球形，农历7月果实逐渐长成，变成白色，果体形似鸡爪状，有六七厘米长，故而人们就叫它“鸡脚枣儿”。果实成熟后肉质脆爽，甘甜多汁。

树上的果实还没有成熟时，我常带着村上的几个孩子钻进竹园，来到树下，抬头仰望树上结的青色果儿，恨不得它马上成熟。有时候耐不住性子，试图用手摇动树干，那真是蚍蜉撼大树——自不量力，树丝毫不动，急了，就用脚蹬树干，它根本不买你的账，到头来疼了自己的脚。

时入深秋，果实就成熟了，馋嘴的小伙伴们嘴里像吃了杏子一样，口水渗渗的，巴不得马上就能吃到，又怯于树粗干高，谁也不愿意爬上去采摘，生怕从树上摔下来，伤了自己不划算。我就带他们拿上长长的竹竿，朝树上乱敲乱打，形状百态、弯弯曲曲的鸡脚枣儿从树上落下来，大家抢着捡，既想着先能吃到，又想多捡些放进衣袋里慢慢享用。有些鸡脚枣儿被敲落挂在竹竿上，不是你拽弯竹竿取，就是他抓住竹竿摇，落了地，又是一阵抢着捡。这时的鸡脚枣儿吃在嘴里起脆，甜水冒冒的，好爽。

几场大霜后，树上的叶子逐渐凋谢，鸡脚枣儿被霜一打，逐步变成了褐色，无需用竹竿敲打，自己会脱蒂落地。这时的鸡脚枣儿吃在嘴里脆度稍减柔和，果实却更为香甜。贪心的小伙伴并不满足，总是盼望着天起大风，把树上的鸡脚枣儿全都刮落下来，省得再往竹园里钻，在树下腰一弯，就能拾到落地的果实。

时光不饶人，弹指一挥间，不知不觉五十年过去了，我从孩童变成了老人，但始终没有忘掉鸡脚枣儿的味道，常常回想起儿时用竹竿敲打采摘和守候在树下捡拾鸡脚枣儿的趣事。

往事悠悠

稻香依旧

徐少平

几年前，母亲因年老多病，再也不能种地了，责任田交给种田专业户，自留地上栽上了一些树木。

按理说，不种田应该轻松许多，可姐姐来电话说，自从不种田，母亲总是愁眉不展，整天唉声叹气，有时候还一个人到田里转悠，你回来开导开导她吧。

那天，秋高气爽，阳光和煦，我开车行驶在回老家的路上，田野散发出淡淡的稻花香。到了老家，母亲正在做饭，笑脸相迎，看不出什么不快。吃饭时我说了句：这米蛮香的哟。母亲停下筷子，望着远处：哪有我种的稻米香呢！

循着母亲的眼光，我眼前仿佛浮现一幅似曾相识的情景。

收获季节到了，放眼望去，一片金黄。早上有露水，待太阳一晒，水份散发，便可收割了。吃过早中饭，妇女们挑着打好的草腰子，带着磨得锃亮的镰刀来到场头，准备着一场秋收大决战。

队长一声令下，出工了！人们排好队走到地里，开始收割。妇女们左手捞起一束稻秆，右手迅速切割。放下，再捞起，再切割，一般是六七束就能捆一捆。男人们挑着沉甸甸的稻捆，送到打谷场。劳动的歌声、号子声回荡在希望的田野上，丰收的喜悦写在农人的脸上。

当我和母亲聊起种田趣事时，母亲如数家珍说起种田门道，什么“深水泡田，浅水耙田”，什么“烂田栽壮秧，谷子堆满仓”，看来农村扫盲还是有不少效果的。

我说：那时候的稻米有一种泥土香。母亲叹了一口气：你其实还不曾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稻香，你听我说……

那个年代，人们吃不饱穿不暖，平时大多一天两餐，每餐都是菜粥，萝卜、山芋、南瓜、野菜，可怜的几粒米，数都数得过来。那时候最盼望的不是过年过节，而是能吃一顿饱饭，吃上一块肉。稻花香，稻花香，说是这样说，我们哪里闻得到稻花香呢？……

与母亲聊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母亲说，好像又闻到那时候的稻香了。

下午，母亲推着轮椅出去了，回来时带来一袋子米，说是姨妈家的，姨父是村里农技员，自留地种的稻子是不治虫的，产量虽然不高，但有一种真正的稻香，姨父听说你回来了，带一袋米给你。

我接过话茬：得谢谢姨父了，但姨父能种田，你千万不能再去种田了。叫你不种田，你舍得吗？母亲说，看我这样子，当然舍得。

其实我知道，母亲对土地的眷恋已经融进血液里了，与土地结缘几十年的情结一下子怎么割舍得了呢？

责任编辑：栾碧军 版式设计：褚海峰